

〈21〉他是我的病人

隔天，几乎整晚未眠的蓝海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回了医院，她包都还没来得及放下，王小璐就粘了上来。

她左右四顾了一下小声问：“蓝医师，胡不平杀人了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你消息挺灵通嘛。”

“医院里都传遍了，今天一大清早主任就上院长那里开会去了。”王小璐问，“我觉得胡不平不像那种会杀人的病人啊，真是他杀的人吗？”

蓝海星换下衣服：“不知道。别问我。”

王小璐吐了吐舌头：“我总觉得蓝医师你什么都知道。”

蓝海星手插在口袋里，心想，可她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阿美是怎么死的，沈碧瑶是怎么死的，还有连幼绿是怎么死的。

尽管警方对胡不平的案件保密，但是由于死掉的是一个大学生，所以案情还是在网上传开了来，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惨死在精神病人之手，网民像打了鸡血似的义愤填膺。

很快蓝海星就被卷了进去，然后包括她经常遭病人投诉、破坏上司婚姻等等细节都被知情人士爆了出来，一时之间蓝海星的风头几乎都盖过了胡不平，成了千夫所指的那个。

王小璐一边用手机发表评论一边怒道：“这些人知道什么呀？！一个个好像正义斗士，真是！”

“你刚才不是拿电脑冒充我大学同学，说我是个特别有正义感的人吗？”

“我发了啊，可是我发一条抵不上别人几十条，很快就刷屏了啊！我刚才还冒充了蓝医师的高中同学，说你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个好医生。”

蓝海星道：“不会被人查出IP了吧？！”

王小璐眉飞色舞地道：“不会！我一个用电脑发的，一个用手机！”

“可是你一进医院，手机就自动连上院里的Wi-Fi了吧，这跟用手机还是电脑无关……应该都是榕城疗养院的地址吧。”

王小璐脸上的表情瞬间呆滞了，想了想亡羊补牢地道：“要不，我再补一条，就说我们刚才碰面了，做个插叙！”

“什么插叙，还倒叙呢。”蓝海星说着，突然看见又刷新了一条。

她瞪大了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，“骂别人小三，你们要搞清楚先后次序，那个男人跟她谈了四年，刚把她扔了，找了个新未婚妻才四个月！蓝海星这个人是挺讨人厌的，但她绝对不是破坏别人婚

姻的人，因为她就没那硬件！她也绝不是那种不负责把病人丢出门的人，因为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！姑奶奶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更名，榕大公共营养系04届容梦霜！”

蓝海星道：“是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啊，姑奶奶你有没有脑子啊？！”

王小璐高兴地道：“蓝医师，有人替你说话，野生的，这回是野生的！”

她高兴了没多久，就看见有人回复留言道：“呵呵，容梦霜是吧，你跟你们公司副总那档子事要不要也说说清楚？”

蓝海星的脸色如丧考妣，长叹了口气：“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

“蓝医师，蓝医师，有人在爆你家的地址呢！”王小璐神情紧张地问，“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看这些人多半就是精神病，知道你是精神病医师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借题发挥，借题发泄啊？”

蓝海星心烦地拿起电话给容梦霜发了条微信：我可不可以再租你那房子一个月啊？

容梦霜很快就给了答复：做梦！你快点给我搬走！

一连数日，蓝海星几乎走到哪里，都能看见别人似有若无的目光，以及从背后飘来的窃窃私语。

毕竟放出去的精神病人很多，但杀人的真不多，这对医院来说真的可以算是一桩大事，更何况里面还夹杂着这么大个八卦，过去就算再不了解傅识与蓝海星那段往事的人，现在也都知之甚详了。

蓝海星查完房出来，正好看见秦重跟着从楼上下来的院长说话：“院长，海星再待在现在的岗位上不合适了吧，这事情闹大了连我们前面都要受影响。”

院长半闭着眼睛“嗯嗯”听完了，然后睁眼道：“别挖她去你们心理咨询，她脾气不好，干不了服务工作。”

“不是……”秦重刚要开口，就看见了楼下站着的蓝海星，他干笑道：“海星啊……”

“你们聊。”院长手一背就走了。

秦重好像忘了之前蓝海星放狗咬他的事情，满面关切之色地问：“海星，胡不平的事情，你别太担心，咱们院肯定站在你这边，当医师的谁也不能打包票，病人病好了就不会复发了，何况他还是个精神病。”

蓝海星翻着手里的病历本不说话。

“海星，有些事我也是为你好才说得通透一些。”秦重又道，“这个世上，对跟错，都要看放在哪个平台上去说。比如胡不平的事，放我们院里说，你让他出院完全合乎常理，可是你要放到外面跟那群什么也不懂的网民说，他们那些大帽子扣下来，多大的头也戴不住。”

他见蓝海星合上病历本要走，连忙又道：“我觉得吧，你们主任一直对你不错，这件事情你聪明的话，就别把阿识扯出来，这件事就是个大坑，多少个人都能掉进去。阿识不进去，说不定来日还能拉你一把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蓝海星刚一转身，还没开口就听人说道：“秦主任。”

秦重一回头，立即笑道：“阿识，你跟医务那边说完了。海星没事吧？”

“谢谢关心，没事。”

秦重讪笑道：“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那我先走了。”

傅识等他走了才对蓝海星说道：“他的话你别放心上，那不是我的意思。”

“放心，我也没有要背黑锅的意思。”

傅识低了下头，说道：“那就好，胡不平的事情你不要插手了，警局那边由我联系。”

“你联系？”蓝海星道，“可是你并不了解胡不平。”

傅识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但我了解你，而且也比你想象的要了解胡不平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说明？”

傅识沉默了一会儿才道：“我们院的立场必需表明，他是完全转好之后离开的，但你放心，我会联络法定精神鉴定的医师详细说明情况的。”

蓝海星想了会儿道：“那你不打算为胡不平出书面说明，没有暴力倾向也是我们放他出院的前提之一。”

“我们院不适合卷进这样的案件里，海星，我们是医生，只是医生。”

“可是医生决定很多病人的人生，这是你跟我说的。”

“我宁可没跟你说过这句话。因为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很有限的，而且你怎么知道胡不平就一定没有杀人？”

“所以他不是你的病人，在病历本上也许是是的，但是在心里，他不是你的病人，他是我的，因此不用麻烦你了。看肿瘤的医师可以不承认这个手术是他们做的，但看精神病的医师不能不承认他的病人，因为肿瘤没有感情，但精神病人有。”蓝海星说完转身就走了。

她晚上心情不佳，将车子停在酒吧街，逛了一圈，想了想还是推开了Blue酒吧的门，吧台上换了个新酒保，蓝海星问道：“以前的酒保走了？”

“走了，人家去电影公司干活了。”

“哦。”蓝海星笑了笑，然后那酒保问：“请问你是不是姓蓝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那个酒保弯下腰，递了一个白色的信封给她：“张文走的时候，让我转交你一封信。”

蓝海星好奇地将信封拆开，只见里面龙飞凤舞地写着：“我要让你每个预言都成真。”署名是Chess，但蓝海星知道这个Chess是白决。

她连忙问：“这封信是什么时候留下的？”

“大概是一周以前吧。”

蓝海星从包里拿出了笔记本，翻看了一下白决出现的日期，心想他是每周出现一次吗？

“酒保，一杯金色马蒂尼！”蓝海星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个熟悉的声音，她转过头，两人一对视，蓝海星就笑了。

容梦霜恨恨地道：“真背，出来散个心也能碰到你这个扫把星！”

酒保很快就把她的酒配好了，容梦霜拿过酒就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蓝海星拿着酒杯坐在了她的对面：“你那个爱读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的副总被哪条军规给制服了？”

“你除了会嘲笑人，你还懂什么？”

“那你懂什么，懂爱情？拜托人家有老婆的。”

“我说他们不是爱情，谁跟你说我跟他就是爱情了，同情不行吗？友情不行吗？”

“友情……”蓝海星闷笑了两声，“容梦霜，哪个男人会看上你的友情啊，你就没那脑子，以后就别乱给同情了。”

容梦霜的眉毛刚扬起来，蓝海星立即道：“我们来玩猜题吧！”

“不玩！”

“听着，有个游乐园里发生了一起命案，现场遗落了一副破损的

眼镜，警方怀疑是凶手掉落的。目击者说，他看见当时有五个人到过现场，个子最高的戴黄色的绅士帽，最胖的那个穿皮衣，他听见头顶微秃的那个男人喊后面的少年阿土，最后跑出来的那个人个子最矮，他记得他穿了一双驼色的鞋子。你知道这副眼镜属于谁？为什么？”

容梦霜没好气地道：“这道题你早就出过了。”

“我问过你了？”蓝海星诧异地道。

容梦霜翻了一下白眼：“你最少也问过我三回了，这么蹩脚的题也好意思拿出来考别人，任谁看见个戴眼镜的，都会直接说那个人戴眼镜，怎么会绕那么远，什么个子最高的戴黄色绅士帽，最胖的穿皮衣，你到底想考别人什么？”

蓝海星的脸上刚露出笑容，却突然好像被电击了一下，然后她发了一会儿呆，就跳起来捏了把容梦霜的脸道：“你太聪明了！”

说完她拿起包就朝外面走，容梦霜朝着她的背影嘲笑了一声，但突然就省悟了什么冲着蓝海星喊道：“你倒是说答案啊，到底眼镜是谁的？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！”

警局里，方睿翔看着表问楚乔四：“这么晚了，你们把小吃店的老板又找过来做什么？”

楚乔四笑道：“海星好像有个意外的发现。”

“什么发现？”方睿翔的目光转过去看蓝海星。

蓝海星回答：“还要证明过了才知道。”

房间里，中年老板的脸上有些不耐，蓝海星坐到了他的对面笑道：“我请老板来，是想请老板看几张照片。”

“照片？”

“对，老板说过阿婧跟阿美是你的老客人对吧。”

“阿婧来得比较多，她常在晚上来买夜宵，是我店里的常客。”

“好的。”蓝海星拿出一张照片，问：“你知道这是谁吗？”

中年老板道：“这是阿婧。”

蓝海星又翻出一张照片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还是阿婧。”

蓝海星拿出另一张照片，方睿翔看出来这张照片跟第一张相同，只是把脸合成了阿美的脸，中年老板看了一会儿道：“阿婧！”

方睿翔忍不住眉头轻轻一跳，蓝海星看了一眼照片然后道：“照片上是阿婧没错，但这张脸是阿美的……你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人的衣着装扮上，却很少关注人的脸，因为你知道就算看了，你也记不住，对吗？”

中年老板那张精明的脸上泛出红色，颇有些激动地道：“我是认不出脸，不过你要是给我看人我绝对不会认错！就左边这位警官来说，他说话声音比较低沉，腰板挺直，走路步伐特别均匀，当过兵吧。右边这位瘦点的警官，说话语调快，一遇事紧张就爱翘兰花指，你要是把他们拍成照片，我会认错，可是你要让他们当着我的面说话，我绝不可能把他们搞错……”

楚乔四连忙甩了甩手，老板把目光放在蓝海星的身上道：“还有这位女警官你跟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喜欢拿左手摸右手臂，对吧？”

方睿翔出了房门问：“老板为什么不能认出人脸。”

蓝海星回道：“他是脸盲症，有些人能看得见人脸，但却记不住人脸，这叫作脸盲症。”

楚乔四问：“如果证人记不住人脸，那阿婧的不在场证明是不是……”

方睿翔摇头：“老板虽然记不住人脸，但是他能有效识别他人的身份，想要推翻阿婧的不在场证明证据还是不足。假如这个人不是阿

婧，阿婧又是怎么知道，老板会在她杀人的时间把别人错认成自己，知道这个人买多少东西？胡不平又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杀了人？推翻的理由会过于牵强，不过发现脸盲症重要的意义却不在于此。”

楚乔四道：“什么？”

方睿翔说道：“脸盲症也是跟心理学沾边的病症之一吧，也就是说小周巷案极有可能是宠物案的延续，这是第四起有关心理学犯罪案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否定胡不平很有可能就是杀死阿美的凶手，就像不能否认范力曾经杀死过贺强，宋立诚杀死了妻子左冷雁，伍寄秋杀死了许梅子。”

楚乔四将蓝海星送出了警局的门，安慰道：“会不会就是个巧合？”

蓝海星眼望着前方道：“不，老板的脸盲症一定是这个案件里重要的组成因素……这也是阿婧不肯离开小周巷的原因。”

隔了几天情况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医院里都在传蓝海星要被停职的消息，连苏至勤都下楼找她过问了一下胡不平的事情。

蓝海星则用所有空闲时间查看胡不平的病历纪录，连午饭都是请王小璐带的，四年下来，胡不平积累了厚厚一摞病历记录本。

有好几次天色很晚了，傅识经过蓝海星的办公室想说什么，却最终欲言又止。

上午蓝海星刚从病房出来，有个护士就匆匆奔过来：“医院门外来了好几个记者，堵着门说要找蓝医师。”

王小璐也跑了过来，气喘吁吁地道：“是啊，他们就在外面，千万别出去，他们把医务处的人都包围上了。”

蓝海星将手里的东西放回抽屉道：“我出去见他们。”

“被他们抓住见报就惨了！”王小璐喊道。

“那让他们堵着我们的门也不好啊，再说迟早会知道的。”

“我去吧。”傅识突然在门口说了一声，蓝海星连忙快步跟上了他。

他们刚到医院的门外，就看见门口围着几个记者，医务处的人被他们围在当中，头上的汗都出来了，等他们一过去就立刻有人发问：

“请问谁是蓝医生？”

蓝海星开口道：“我是。”

记者们立即“哗啦”一下围了过来：“胡不平是否因为医疗费的原因而被赶出医院？”

“请问，胡不平在医院里就有暴力倾向，蓝医生你是否知道？”

“请问你是不是胡不平的主治医师……”

傅识突然提高了声音道：“是谁告诉你们——胡不平的主治医师是蓝医师的？”嘈杂的声音静了静，他开口道：“胡不平的主治医师……是我。”

蓝海星不禁抬起头看向傅识，只听他又说道：“是我根据当时胡不平的情况判断他可以出院的。”

“请问你是……”

“我就是疗养院精神一科的主任傅识。”

蓝海星几乎可以预见顷刻即来的轩然大波，有个记者抬手想给蓝海星拍照，傅识伸手一拉，刚好身体半转遮住了蓝海星的脸。

场面一度很混乱，王小璐带着保安冲了过来，才算把他们给救了回去。

精神病院的病人多半来去都悄无声息，医务处的人还没见过这种

阵势，吓得脸色都白了，连声道：“傅主任，你不该承认的。明天要是把你的名字见了报，怎么办？”

“看肿瘤的医师可以不承认这个手术是他们做的，但看精神病的医师不能不承认他的病人，因为肿瘤没有感情，但精神病人有。”傅识回答道，“现在不说，上了法庭，他们也是会知道的。”

“你这又是何必……”医务处的人尴尬地道。

“走吧。”傅识只回头对蓝海星说了一声。

等进了办公室，蓝海星才说：“其实……”

但是她的话没说完，傅识就打断了她，他透过窗外看着花园道：“海星，你信不信，我虽然曾努力地想理解你，但过去我并不曾理解，可是方才那刻，我好像有一点点了解了。”

蓝海星抬起头道：“人所有对回忆的领悟，其实都是出自对眼前的怀疑，傅识。”

傅识沉默了很久才道：“也许你说得对。”

中午的时候，顾柔还是像以前那样来了，但脸色非常不好看，傅识送完她回来，脸色甚至有些铁青，看来他们又在僻静无人之处争吵过了。

蓝海星假装没有看见傅识的脸色，回到办公室，她又给楚乔四打了个电话。

楚乔四仍旧叹气着回复：“目前没有任何新线索，小吃店的老板我们反复试了，他真能把人认出来，也许比能认脸的还准，目前胡不平仍是现有，也是唯一的重大嫌疑人。”

蓝海星说道：“就算老板有能力给出证词，但你不觉得很奇怪，阿婧约了情人，但她自己却跑到将近半小时路程外的店里去买小吃，

手里提了一碗豆腐汤，还健步如飞。”

楚乔四有些无奈地道：“很多人做事不一定会符合逻辑，更何况阿婧面临劝退，心情不好，思维跟行为有些失常完全可以理解，也许她去买小吃的时候根本就忘了自己约了人，然后买完东西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所以快步往回走，这都说得通啊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：“海星，你只不过不愿意相信胡不平会杀人罢了。”

蓝海星挂了电话，看着医院的走廊，眼前好像又看见胡不平仔细检查走道间的垃圾筒，归置椅子的模样，然后他抬起头来对她神秘地说：“蓝医师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其实是来拯救人类的。”

是的，她只是不愿意相信他会杀人罢了。

下班的时候，天上又起了雨夹雪，当中还夹裹着小珠子似的冰雹，打在雨伞上“嗒嗒”作响。

“海星。”蓝海星刚拢好大衣的领口跨出台阶，身后就有人喊住了她，她转过头，见傅识撑着伞走上前来说道，“我送你吧。”

“蓝医师……”蓝海星还没有开口，就听见又有人喊她，她转身，见顾柔走了上来，“蓝医师回家啊，今天天气不好，路上小心。”

傅识说道：“现在的情况有些特殊，我要送她回去。”

“的确是情况特殊，所以我觉得你才不该让蓝医师为难，现在这个时候，最不适合送她的人就是阿识你吧。”

傅识看着顾柔道：“事情是我惹出来的，我就要负这个责任，惹多大的事情……我就负多大的责任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若是这件事情闹得不可收拾，你还要负责蓝海星一辈子？”顾柔的声音罕见尖利地问。

傅识铁青着脸回道：“没错！”

蓝海星深吸了一口气抬起伞道：“我觉得我有必要申明两件事情，一，我从来没有要求过谁对我负责，我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；二，感情是一桩你情我愿的事情，我从来不觉得里面会有谁欠谁，所以请不要再把我牵扯进你们的家务事里，我不感兴趣。”

她说完转身朝着停车场走去，刚走到门边就听到了脚步声：“海星……”

傅识刚开口，蓝海星就打断了他：“傅识，你知道对于女人来说，什么才是最大的伤害。不是你的离开，而是你的犹豫不决。你离开，只能给女人一次失望，但你的犹豫不决却能给她无数次伤害。”

傅识微低了一下头，然后抬起来：“海星，假如我们……”

“没有假如，因为这个词就是为了幻想而存在的，我们都已经不再适合幻想了，傅识……”蓝海星拉开车门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，“为着我们四年的时间，答应我一个请求。”

“你说。”傅识开口道。

“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干脆利落的开始，就请允许我能干脆利落地离开吧。”蓝海星说着也没等傅识回答，就收起伞上了车。

她的车开出了一段距离，还能看见傅识撑着一把黑伞站在雨地里，她觉得车窗上好像起了一层雾，她拿起清洁布擦了擦，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眼睛起了雾。

她将车子停在了海秀路，她走到白家，白弈开门的瞬间，里面的暖气便扑面而来。

“蓝医师，吃饭了吗？”白弈穿了件米白色的一字领毛衣，门廊上橙色的灯光洒了他一身，让人想起温文尔雅四个字。

“没。”

“那一起吧。”白弈很自然地将蓝海星让了进去。

蓝海星问：“白弈，上次你让我去拿锅贴的时候，是否就知道了老板是有问题的？”

“他有问题吗？”白弈夹了一筷子米饭。

“他是脸盲症。”

“原来是脸盲症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我只是觉得他竭力表现对人观察细微之处，从心理学上来说人特别在意的东西，往往是他缺失的那部分，原来老板是脸盲症。”

蓝海星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，但是白弈说完就专心地吃起了米饭，她只得开口道：“白弈，除了这个以外……你没有什么别的发现吗？”

“不是发现脸盲症了吗？”

“可是老板能证明即使不认得人脸，他也能有效识别出他人。而且他很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有脸盲症这个缺陷，所以上次你也看到了，老板除了认不出人脸，他是个观察非常细微的人，也就是说即使认不出人脸，他认不出阿婧的可能性也很小。”

“那么蓝医师心里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我认为老板是这起案件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。”

“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她们不惜诬陷胡不平也要留在小周巷，这说明小周巷对她们来说有必不可缺的需求。假如放在案子里，这就说明小周巷是阿婧行凶必不可缺的一环，我想这一环应该就是患有脸盲症的小吃店老板。”

“你刚才说她们，后面又说阿婧。”

“这有什么区别，肯定是阿婧威胁阿美那么做的。”

白弈抬起头看向蓝海星：“为什么你这么肯定是阿婧威胁阿美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蓝海星脑海里不由自主就想起胡不平说阿美被人控制，还有威馨对阿婧阿美的评价，她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从逻辑上来说，阿婧有留在小周巷的需求，而不是阿美……”

“阿美扮演了那出陷害戏的主角，从逻辑上来说最有需求的人应该是阿美而不是阿婧，而最后得到惩罚的那个人却是阿婧。”

蓝海星背脊一下子就直了起来：“你的意思是，阿婧的确有杀阿美的动机。”

“我只是按照蓝医师的逻辑进行推理，但如果撇开蓝医师的立场，就目前的证据看，其实胡不平杀死阿美的嫌疑比阿婧更大一点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其实就是你也相信是胡不平杀了阿美对吗？”蓝海星泄气地道。

白弈看着蓝海星，语调平缓地道：“我说过了，我只相信蓝医师。假如蓝医师认为胡不平没有杀人，我就相信他没杀过人。”

蓝海星道：“可是我现在都开始有点怀疑自己了。”

“那就去找证据。”

“证据？”蓝海星下意识地重了一句。

“可以证明自己的东西。”白弈指了指蓝海星的饭碗道，“吃饭吧，再不吃就凉了，吃完了我们才可以去小周巷。”

蓝海星的心情好似突然就雀跃了起来。

〈22〉时间的证明

雨与冰雹已经停了，路面泛着积湿的水光，夜色的黑被反衬得像是深蓝。

“阿婧没有共谋是不可能完成这个时间证明的。”从巷子深处吹来的寒风一下子就从她的口鼻灌了进去，蓝海星下意识地拉紧了自己的围巾。

白弈拿起手电筒照着巷子的深处道：“不错，这里一定有一个共谋，一个替阿婧作时间伪证的人？”

“可是假如她有一个共谋，那个人是通过什么办法让善于观察的小吃店老板认定她是阿婧？”

“办法只有一个。”

蓝海星想了一会儿问道：“是什么办法？”

白弈看着蓝海星回答：“当老板知道的那个人很久以前就不再完全是阿婧了。”

蓝海星轻声道：“老板眼里的阿婧，跟我们眼里的阿婧不完全是同一个人。有一个人一直在扮成阿婧去小吃店买东西。”

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杀人案，早在她们陷害胡不平之前就存在了。

这个人是谁？她必须了解阿婧，熟悉她的装扮与口吻，表情与小动作，并且需要有一定的模仿能力，才能在日积月累中，让老板把两个人混为一谈。

——只有在心理剧社团表演的阿美。

蓝海星猛然睁开了眼睛：“这个人是阿美，去买锅贴，冒充阿婧，给阿婧做出时间伪证的正是阿美……自己本人。那么阿婧，才是在屋里发出惨叫声的人。”

白弈点头淡淡地道：“只有在这个假设下，整个故事才能被重新演绎。”

蓝海星深吸了一口气。

巷子在白炽路灯下，惨白而幽深，有那么一刻，蓝海星好像看见

扮成阿婧模样的阿美正匆匆地从她的眼前经过。

“蓝医师……”

“嗯？”蓝海星被白弈突如其来的喊声叫回了神。

“你会翻墙吗？”

蓝海星才发现他们已经停在了胡不平的房子门口，道：“应该可以吧。”

她说着将包斜挎在肩上，然后在墙上找了个立足点，就将手电筒叼在嘴里，利落地踩着点翻身上了墙，拿下手电筒，将手伸给白弈：

“上来吧！”

白弈抬头看着蓝海星，然后道：“蓝医师爬墙真快。”

他的语气莫名地有一些怅然，蓝海星忽然就觉得他应该是想起了另一个人，一个已经埋在坟墓里的故人，他想起了她，想必她也很擅长爬墙，也许她上了墙也会像自己那样伸给他一只手，得意洋洋地道：“上来吧，我拉你一把。”

她想到这里，嘴里故意笑道：“我当年可是全靠它，才躲过我们宿管的五指山呢，上来吧。”

白弈拉住她的手，他的手很干燥，掌心微暖，指间微凉。蓝海星忽然想起她和他好像还是第一次肌肤接触，不知为什么，觉得脸上有些发烫，虽然知道夜色很深，白弈未必能看清她的脸色，但她还是下意识地将头偏向了一旁。

等她转过头来，见白弈正拿手电筒照着墙上那行血迹。

“这行血迹，是胡不平留下的。”

白弈说道：“如果依照蓝医师的判断，胡不平是不会杀人的，那么他就是在目击了阿婧攻击阿美的画面，且在阿婧出门之后，从墙的那一边翻了过来，拿起丢在旁边的木棒，然后他又从墙上爬回了自己